我觀北大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並非閒話（三）

我觀北大
作者：魯迅
1925年12月17日

碎話

本作品收錄於《華蓋集》和《北大學生會週刊》

因為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徵發，我於是總得對於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紀念來說幾句話。

據一位教授的名論，則「教一兩點鐘的講師」是不配與聞校事的，而我正是教一點鐘的講師。但這些名論，只好請恕我置之不理；——如其不恕，那麼，也就算了，人那裡顧得這些事。

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，因為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。然而不知怎的，——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，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為北大派。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，但也就以此自居了。北大派麼？就是北大派！怎麼樣呢？

但是，有些流言家幸勿誤會我的意思，以為謠我怎樣，我便怎樣的。我的辦法也並不一律。譬如前次的遊行，報上謠我被打落了兩個門牙，我可決不肯具呈警廳，籲請補派軍警，來將我的門牙從新打落。我之照著謠言做去，是以專檢自己所願意者為限的。

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。如果真有所謂派，那麼，被派進這派裡去，也還是也就算了。理

由在下面：

既然是二十七周年，則本校的萌芽，自然是發於前清的，但我並民國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。惟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，第一，北大是常為新的，改進的運動的先鋒，要使中國向著好的，往上的道路走。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，背了許多謠言；教授和學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換了，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，不見得弛懈。自然，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轉馬頭的，可是這也無傷大體，「萬眾一心」，原不過是書本子上的冠冕話。

第二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，即使只有自己。自從章士釗提了「整頓學風」的招牌來「作之師」，並且分送金款以來，北大卻還是給他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。現在章士釗雖然還伏在暗地裡做總長，本相卻已顯露了；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。那時固然也曾顯出一角灰色，但其無傷大體，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。

我不是公論家，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。僅據我所感得的說，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，而且還在生長的。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，總有著希望的前途。

今天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點。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為章士釗者流所謀害，又要出紀念刊，我卻要預先聲明：不來多話了。一則，命題作文，實在苦不過；二則，說起來大約還是這些話。

十二月十三日。

这部作品在1931年1月1日以前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